

中国名人
读书



毛泽东

王炯华 / 著

读书生涯

湘潭
罗学赞先生
唐恒泰撰

中 華 國 家 政 治 信 片

何銀不...
有...
也可...
才...
有...
我...
虛...
羅...
信...
羅...
唐...
唐...
唐...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名人
读书生涯



毛泽东

王炯华 / 著

读书生涯

相潭
羅學瓚先生
唐恒泰跋

毛澤東
才情
也可供研究
之學子
才情
有此
我素
羅學瓚
南學
以後
解不
馬家
唐恒泰跋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读书生涯/王炯华著.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中国名人读书生涯丛书/王余光主编)

ISBN 7-5354-1627-6

I. 毛… II. 王… III. 毛泽东-生平事迹 IV.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043 号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朱久山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邯郸新华印刷厂

(电话:5837121)

邮编:056002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0

版次:2000年6月修订版

2000年6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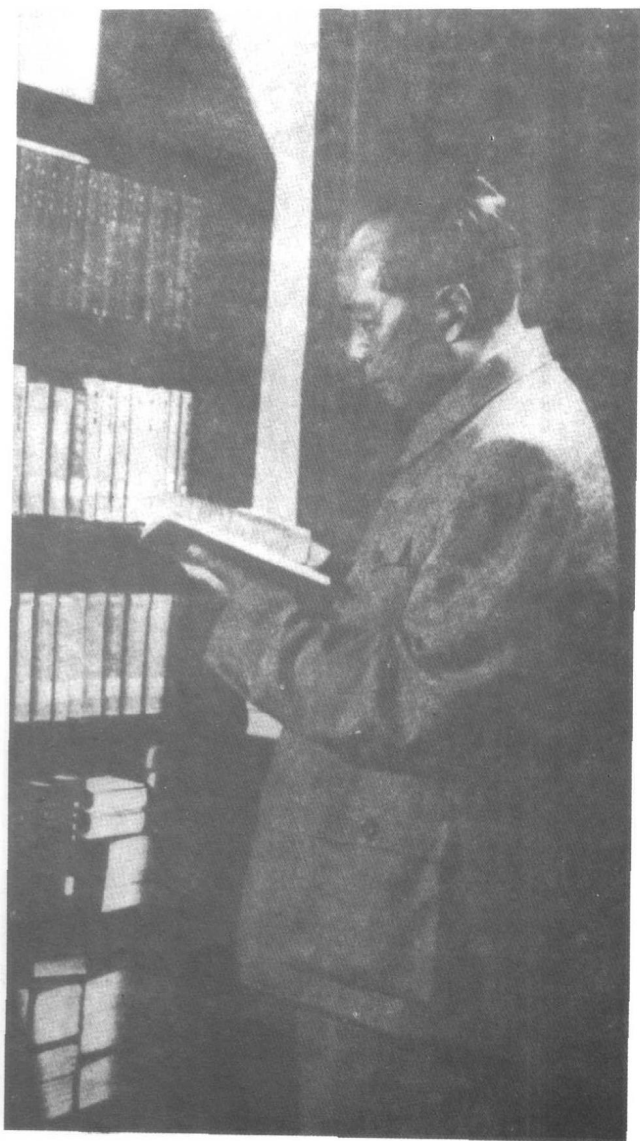
字数:210千字

印数:1-5000册

ISBN 7-5354-1627-6/K·49

定价:17.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毛泽东在书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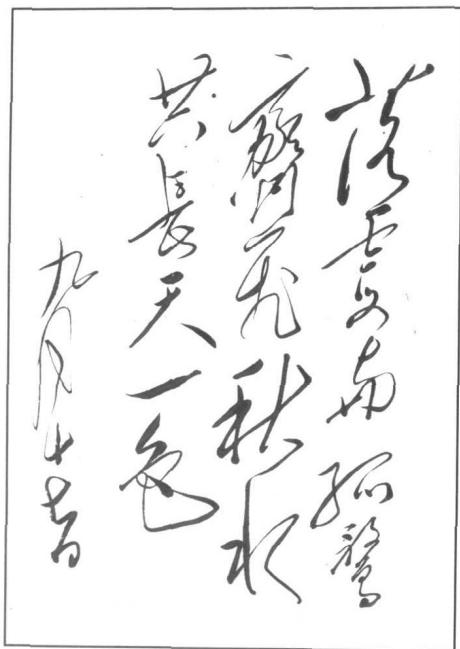
ABT 9/10/08



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毛泽东在读书



毛泽东手迹



1965年毛泽东在武昌



毛泽东接见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



毛泽东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亲切交谈

序

许多人都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喜爱读书的民族。是这样的，古代一位诗人曾写道：

蹉跎莫遣韶光老，
人生惟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
绿满窗前草不除。

读书，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有意义最有乐趣的组成部分。

时代进入鸦片战争以后，古代那田园诗般的读书生活已悄然改变，救亡与启蒙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一些国学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也开始反省传统的知识结构，倡言西学。1898年，王国维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冲突、融合中，思想、文化形态发生了空前的大震荡，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作家、学者，对西方社会制度、生产力水平、思想文化学术等方面进行讨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与改革，对中国的前途进行了不懈的探求。然而直至今日，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样，了解和认识这些先哲们的读书与治学生涯，对深入思考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继承与扬弃、批判与吸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等一系列问题，就不无借鉴与启迪了。

当我们重温近百年间这些先哲们的读书生活时，深切地感受到，读书风气的酿成与知识的增长，直接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

素质的提高。记得在1994年，俄国一家权威杂志，就“读书在荧屏时代的命运”这一问题，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发表意见。俄罗斯斯鲁巴金阅读基金会主席普洛特尼科夫教授认为：人们电视看多了，会使注意力分散，思维没有系统，对世界的理解支离破碎，想象力水平大大降低。人们变得匆匆忙忙，他们感到言语表达困难，在谈话中突然从一件事转到另一件事，缺少积极的词汇、机智等。读书时间的减少和看电视时间的增多，并由此带来的一些问题，在许多国家都是普遍存在的。在中国，短短十几年的功夫，电视不可阻挡地进入了千家万户，与寻常百姓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在这个有几千年读书和藏书传统的国度里，藏书家庭日渐稀少。昔日夫子们宁静的书斋，今日被子孙们改造成轰鸣的卡拉OK房。有鉴于此，五年前我与徐雁先生联袂主编了一本《中国读书大辞典》，在这本辞典的序言中，徐雁写道：时值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狂飙突入社会大众的生活，电视、影像等各种大众传媒的普及，使民族独特的文化积累和个体独特的创造能力越来越走向窘迫。写字、读书、作文的传统求知方式被不断弱化，古典的读书精神几被扫荡无遗。在今天，倡言读书，鼓励求知，已经越来越成为寂寞而困难的事了。对于我们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发展中的大国，这个肩负着现代化建设重任的古老民族，读书人口的比例确实太小了一些。这是一个文明古国无可名状的莫大悲衰。今天，在这套“读书生涯”丛书即将奉献给读者之际，我想，它对我们继承优良的读书传统和形成良好的读书风气，亦将有所裨益，这也正是作者和出版者的愿望之所在。

王余光

1997年8月1日

卷首语

二十世纪中国最大的名人无疑是伟人毛泽东。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政治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他还是诗人和书法家。他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毛泽东以他对中国革命的业绩和对世界民族之林的贡献，以他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和教训，以他对于历史和世界事务的真知灼见，也堪称二十世纪全世界的名人和伟人。

毛泽东从湖南韶山一个农家孩子到成为二十世纪全中国全世界的名人和伟人，他经历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他少年在韶山私塾发蒙。停学两年后到湘乡东山接受新学，接着去长沙修学储能。七年之后二十五岁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他学生时代崇拜过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和胡适之，并深得杨昌济栽培。他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参加发起新民学会，组织旅法勤工俭学，创办《湘江评论》，投入驱张（敬尧）斗争，正所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他经受各种锻炼，风餐露宿，闹市读书，雨中奔跑，结伴行乞，湘江击水，又正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

毛泽东参加建党，自此，他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去安源发动

工人，他下广州上武昌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革命失败后，他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他带领工农红军反“围剿”，长征二万五，遵义会议拨航向，挽救红军挽救党，把革命大本营奠基在陕甘宁。他重倡国共合作，统战抗日，接着自卫打老蒋，解放全大陆，建立新中国。他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波澜壮阔的一生，既有其大半生的极大成功，也有其晚年的失误。比起他领导中国革命的游刃有余，他领导中国建设却似乎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并不总是取得预期之效。而他晚年的一系列“左”的错误，特别是他发动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使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不仅绝大多数中国人崇拜他，他的话，他的书，他的思想，发挥过雷霆万钧的威力，还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即使赫鲁晓夫、尼克松等大国首脑也敬畏他三分，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一直视他为最可信赖的朋友。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甚至也不是天才。他的成功、乃至晚年的失误都来自于他的读书学习，来自于他的实践探索，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而就毛泽东读书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家和政治家中，实难有出其右者。

毛泽东说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① 他一生嗜书如命，手不释卷，是以书为伴的伟人。书以伴行，书以伴眠，甚至书以伴厕，直到临终前夕仍在要书。

毛泽东一生读了难以数计的书。虽然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

^①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4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第二次印刷。

不同的读书范围和重点,但读中国文史古籍又是他终生不替的兴趣。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曾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①读文史是毛泽东明于治乱之道、审于是非之实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不仅具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尤其具有渊博的中国文史和社会知识。

毛泽东青少年求学时代,正是西学、新学在我国初兴的时期。其时,中学、旧学仍是一般读书人的必修功课,也是毛泽东自韶山私塾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所读学校先生们的强项,即使游学国外十多年的杨昌济,其学术主流仍是程朱陆王和王船山、曾国藩的传统。受当时教育环境和所遇老师的影响,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特别喜欢中国文史,读了大量的古籍,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练就了一手绝好的作文吟诗功夫。

五四时期,毛泽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大概又是受了中国明末清初以来经世致用学风特别是王船山、曾国藩以来湖湘学派的影响,他一开始就注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文本字句,在他所读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和《阶级斗争》三本书中,他只取“阶级斗争”四字。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和发动秋收起义上井冈的实践,他终于在1930年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②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

在延安,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同时也阅读了一批文史著作。他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论述中国革命的对象、目标、步骤、政策和方法,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①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12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

完整理论,并发动和领导延安整风运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主要又是毛泽东“依据历史进程中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和发挥,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因而是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深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件极其伟大而又非常艰巨的劳作”,凝聚着毛泽东对于历史、社会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极其丰富的经验。^①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对书有一种饥渴心情。他总是想方设法弄书,在戎马倥偬中挤时间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读书条件无疑大大改善了。他不仅添置了大量图书,有了颇丰的私人藏书;而且能方便地借书、调书,可随时满足他的读书需求。但是他却更忙了,而在日理万机之中,他仍然阅读了大量的书籍,特别是文史古籍。

毛泽东从五十年代初期起,开始有计划地读《二十四史》,还围绕读《二十四史》,广泛阅读各朝纪事本末以及一些史志集解。同样,他也阅读了多种古诗词选本、古文选本以及一些文史掌故类书。并且对于所读文史古籍,他都常常采取“三复四温”的方法多次阅读,仔细研究,写出批注,或臧否文史人物,或评论文史思想,或解读其现代意义,引申出新的思想和政策。毛泽东还关心文史学术问题,常常阅读文史领域的学术争鸣文章,发表自己的意见。而由于他一言九鼎的地位,他的意见,即使是即兴谈话,都

^① 见李达《〈实践论〉解说》第7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6版。

对思想文化领域乃至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读文史，“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语^①），对于他治党、治国，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譬如，他牢记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教训，认定历代王朝兴亡治乱的根本就是治吏，因而“从严治吏”，反对干部特殊化和腐败行为，反对官僚主义衙门作风，这既教育了干部，保持和发扬了战争年代的干群关系，又带动了社会风气。又如，他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反对照搬苏联模式，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正确处理十大关系^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最初的探索。再如，他读文史不落俗套，常常对一些文史人物发表惊世骇俗的新评价，这对于发掘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历史文化传统，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同样有极大意义。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他晚年读文史，对于他个人，对于党和国家也具有某些消极意义。他虽然说过“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③ 他确实不是守旧的人；但他似乎难以摆脱中国历史的重负，在他晚年也自觉不自觉地使用“帝王术”，既专断又猜疑，清洗与他有不同意见的忠诚不二的战友，尤其制造了彭德怀和刘少奇两大旷古冤案。又如，他1958年轻率发动“人民公社运动”，赞成“向共产主义过渡”，既有他急于中国脱贫的

①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12页。

② 即毛泽东于1956年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

③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210页。

豪情和早年接受日本武者小路笃实无政府主义新村的影响，也有他受中国历史上大同理想特别是三国时期张鲁五斗米道的影响。再如，他五十年代读《红楼梦》研究论文发动胡适批判，晚年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关于《水浒传》的谈话被搞成全国“评《水浒》，批宋江”，则属于他读文引发的典型事件。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他晚年读马列，虽仍然具有世事洞明的创见，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更多地则是具有他历史上一再反对的教条主义倾向，强化了他的“左”倾思想。在中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教条主义一般是和“左”倾机会主义联在一起的。晚年毛泽东既批评斯大林的教条主义，而在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造小农经济等问题上又表现出不容商量的独断主义倾向，陷入对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教条主义。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其主持制定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正是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想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担任党和国家、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晚年他虽退居二线，但实际上仍是一线。他在日理万机之中读书直到临终前夕，还广泛阅读报纸和《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等学术期刊。有时因为读书迟迟不肯入睡而使身边工作人员不得不实行灯火管制——强行关灯；有时因为读书他的饭菜一热再热，甚至肚子饿了想不起要吃什么东西；^①有时因为读书入迷

^① 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述：有次他读书饿了，把人喊来说：“给我搞块那个……那个……东西来。”当工作人员习惯地拿来面包时，他才放下书，笑着说：“对，就要的是这个东西”（见该书第19页）。

而对保健医生的问候健康答非所问^①；晚年因为眼疾还请专人为他读书等等，他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而在领袖人物中又是罕见的。但他毕竟不是以学为业的学者，他个人的时间和生命也是有限的，作为党、政、军的最高领袖，他的时间和生命尤其金贵。他嗜书如命，入痴入迷，因为他这样废寝忘食读书，自然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影响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

就读书的范围和内容说，毛泽东一生特别是晚年主要是文史古籍。中国文明早启，历史悠久，文史古籍汗牛充栋，但毕竟属于传统文化。毛泽东遨游于中国古文化的浩繁典籍之中，这不能不影响到他对战后经济和科技长足发展的关注，不能不影响到他思维方式的转换和更新。他的晚年，正是前西德和日本战后崛起、经济起飞的时期，也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这东方“四小龙”创造经济奇迹的时期。可是，这几乎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和兴趣。他仍在读中国文史古籍，并引发出一个又一个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这就不能不在客观上延误了中国的发展。

就读书的方法说，毛泽东一生坚持“不动笔墨不读书”。这是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向徐特立老师学来的，他终生不违，留下了难以数计的读书批注和阅读记号。这实际是读书中的眼、手、脑并用功夫，在读书中不仅专注原意，而且积极思维，随时记下自己的心得，以收增知益智、积久成学之功效。

毛泽东读书又坚持他的“三复四温”方法。这实际上是孔子“温故知新”的方法，也是古人所说的“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在毛泽东认为是重要的书如马列的一些著作，在他最感兴

^① 据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述：有年夏天，毛泽东在庭院绿荫下，坐在藤椅上看书，保健医生前来问候他的健康，他答非所问地说：“郭沫若同志是很能写书的。”弄得医生莫名其妙（见该书第19页）。

趣的书如楚辞、唐诗宋词和一些史籍及古典小说，他都“三复四温”，阅读多次，有的竟至数十次。因此，他对于那些多次阅读过的书籍极为熟谙，有些内容到老年仍然背得，常常信手拈来，以为现用。他的这种功力，即使学富五车、同他有交的专家学者也常常心折，自叹弗如。^①

毛泽东读书还坚持他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毛泽东在这方面论述甚多，创造极丰，其最大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的理论联系实际，不仅是用理论指导实践，发挥理论的能动作用；而且也是用实际、实践校正书本知识，完善和发展理论。因此，他既强调认真读书，又强调不迷信书，恪守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言训，对他读过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书籍都取扬弃的态度。在这方面，他同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

毛泽东连同他读书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历史。今日电子信息时代提供了比毛泽东读书更方便的条件，今后亦难以再有像毛泽东那样嗜书如命、学富五车的政治家、事功家；但是，“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毛泽东读书的情操和理想，毛泽东读书的精神和方法，仍然意义长存，极富教益。

^① 例如，1965年12月某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老友周谷城，话题涉及古今中外文史哲。周氏一时情兴，用他的湖南益阳腔背起了李商隐的《马嵬》其二：“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他怎么也背不出最后两句了，便把“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连吟几遍，仍引不出最后两句，毛泽东便笑着代他吟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见黄丽镛《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30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